七修類稿/卷4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四 ◄

七修類稿
卷四十五

► 卷四十六

提舉某宮觀

嘗疑宋之宰臣致政者，多曰提舉某宮觀，若李忠定提舉洞霄宮是也。不知某宮觀何為要提舉。後讀《石林燕語》，知宋致政者多留京師，假銜提舉某宮觀。蓋某宮觀，朝廷有事者也。見優禮大臣，尚使禦政，其實無大政事耳。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，罷之則傷恩，留之則玩政，遂以天下宮觀之名而提舉。

沈鳥兒

天順間，杭有沈姓者，畜一畫眉，善叫能鬥。徽客許以十金購之，不與，人莫不知也。一早，攜至西湖，偶爾腹痛，坐臥於堤，不可歸，有識人箍桶匠過焉，沈陽浼其歸以報之。家人至，則沈已無頭矣；視之，則箍桶刀殺之，血光顯然，遂執桶匠告於官。桶匠不能受刑，就招云：得鳥貨人，割頭棄之湖也。然尋頭於湖，久之不能得，獄不成，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。一日，有漁人兄弟持頭來受賞，水腐莫辯，因以成獄，而桶匠秋決矣。數年後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，掠疑而問其來曆，主人曰：「此籠貨杭人某者。」其人報沈家，沈氏子孫又疑而訪探某人，某欺罔不服。訟於官，刑至就招，問其頭，置湖畔柘楊腹中，取之果在焉。官以此獄既明，漁人頭何來，因捕之加刑，則曰：「吾父死，而弟兄欲得受賞，故割頭以獻。」三人遂皆棄市。嗚呼！一鳥而至人命有五，至今杭以「沈鳥兒」為禍根雲。

滾出來

弘治間，浙省提學副使西蜀吳伯通淳，博而能約，天下推為第一士子，專取功夫。時科場初學，多不極作文，為其罷出者眾。群往御史臺求試，御史復發吳公，吳出題「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論」，乃一滾出來，且皆難於措辭。而論又涉於性理，然取者無幾，而甚為吳辱焉。有嘲之者曰：「三年王制選英才，督學無名告柏台。誰知又落吳公網，魚鱉蛟龍滾出來。」聞者絕倒。

李貞伯

太師李西涯東陽，成化、弘治間，文章爵位，天下為最。一子名兆先，字貞伯，有一目數行之資，時稱過父，然每厄於科場，輿情不慊。而主試者多注意尋取，或失或缺，竟弗能中，人皆知為命也。遂齎誌而沒，西涯絕嗣。嘗聞好聲妓，西涯罪之，特書其精舍之門曰：「今日柳巷，明日花街。誦詩讀書，秀才秀才。」 子回見之，即續書曰：「今日驟雨，明日狂風。燮理陰陽，相公相公。」予以此足以占之不貴而夭折也。豈有父書之下，亦可反諷之邪？

酒乃天祿

《石林燕語》載：王審琦微時，與太祖相善，後以佐命功，情好尤切，性不能飲，每會燕，太祖不樂。一日酒酣，舉杯祝曰：「審琦布衣之好，方共享富貴，酒乃天祿，何惜不賜飲耶？」祝畢，顧審琦曰：「第試飲之。」審琦不得已，飲盡無苦。自得待燕即能飲，退還私第則如初。觀此，量實天定，非演習而至。餘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，日飲數百杯未醉，疑其有術。私詢其仆並同行者，雲素不能飲，偶夢神授藥一丸，遂爾如是。益信其天分也。

蒙汗藥

小說家嘗言：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，後復有藥解活。予則以為妄也。昨讀周草窗《癸辛雜志》云：回回國有藥名押不盧者，土人采之，每以少許磨酒飲人，則通身麻痺而死。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。禦院中亦儲之，以備不虞。又《齊東野語》亦載：草烏末同一草食之即死，三日後亦活也。又《桂海虞衡志》載：曼陀羅花，盜采花為末，置入飲食中，即皆醉也。據是，則蒙汗藥非妄。

嶽墳檜樹

西湖嶽墳前植檜樹，自根以上，劈分為兩枝至梢，全其生，中格以木，所以示裂奸檜以報嶽之死也。乃天順間杭州府同知馬偉為之耳。

高氏父子

仁和高讓，字士謙，善畫竹，星卜醫藥俱精。國初為西湖書院長，後為杭州府學訓導，再調吉安府，受知者薦為彰德佐，考滿，授翰林編修，洪武三十一年卒。子明，為上元教諭，靖難師至江，遂挈家不知所終。吾鄉都御史李公昺題其畫如右雲。嗚呼！父可謂才士。子可謂忠臣。今世不知也。

插香蓋火

插線香於爐，灰實難入，灰疏易倒，惟二頭俱燃，滅卻一頭，實其灰而插之，庶易入不倒也。圍爐炭火烈時，分開即滅，不分又熾，惟用毛紙一幅，置於火頂，燒過灰存，則火氣不焰而四布矣。雖皆小事，亦自有法也。

窯燒骰子及名

有宦客築魏州城，得窯燒骰子數斗，詢之士夫，莫識其故。予意骰子陳思王所製。子建當時正都於許，恐後世之莫傳也，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，不料酒具易於溺人，而自足傳遠也，《列子》曰：「博者射明瓊以踴」，李洞詩曰：「六赤重新擲印成。」明瓊、六赤，皆骰子古名。

虎拜土神

仁和七都，地名葛墩，有土神廟，荒落無主，而敗壁四達。正德時，王姓者鄉校於此，夜即寄宿。一夕，見虎入廟，叩首於神前若拜跪然，久之而去。明晨語人。予適在其地也，意傳記云：虎傷人，必先於土神求之。或此之謂歟？否則王姓者臥側，故不一噬而去也。

祈雨

吾友吳惟可謹，丁丑進士，嘗與予言：其祖宦遊某地，時天旱，守延一法師祈雨。師曰：「今天久旱，非入龍湫驅龍，則不可得。闔郡官人，當拜俟於淵，慎不可驚懼呼我名也。」守疑且信之。師至淵所，焚符躬下，頃之乘龍而起，遊泳湫麵，時雨加注，諸官莫敢退。久之，守不得已呼其名令止，則龍轟然掀法師於空中，直逝而下，雨即止也，法師身落如裂帛。期年，其子痛父不得其死，焚符入湫以誅龍。偶見父乃藍麵衛一宮門，問其子何來，子以意告之。父曰：「妝快行，吾術不精，罰至如此，汝切忽習之。」又曰：「某處延一道士祈雨，其術名月孛法，用十五六歲女子，共入密室，雖線縫以紙封固。守欲得雨之速，任其所為，惟見黑雲密布，雷聲隱隱，雨則無之，勢將移日矣。守乃令人密開紙縫以瞰之，則道士披髮仗劍，足躡女子陰門，而彼此口舌盡出，勢已垂危。時則霹靂一聲，大雨如注，道士起步而女子蘇省矣。後有如此法者云：當時無人開縫，則道士、女人俱死於室。嗚呼！二子之術業未精，一則致死，一則幸生，世有恃術以強為者，夫豈能奪天之功耶？此郭景純尚亦不能逃於今午。

義雁

雁，諸書止言知時鳥也，行有先後，故以之執贄，以之納采，未見言其義處。至於詩賦之詠，亦或特憐其孤耳，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。近見吾友王天雨雲，家後有張姓者，曾獲一雁，置於中亭。明年，有雁自天鳴，亭雁和之，久而天雁遂下，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，後因名樓曰雙雁樓，此其一也。又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，有民舍除夜燎煙祓除不祥，一雁偶為煙觸而下，其家直以為不祥也，烹之。明日，一雁飛鳴屋頂，數日亦墜而死。觀此二事，又真為義雁雲。

真臘二事

真臘國有占城之西南，元成帝時，遣永嘉周達觀招諭之，往返一年半，悉得其國之風俗、道里、海物、土產，一一紀焉，名曰《真臘風土紀》。予讀而有取其二事，乃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，因錄於左，以見奇異。記曰：「人家失盜，疑此人不肯招認，遂以鍋煎油待沸，令此人伸手於中，若果是盜，則手腐爛，否則如故。蓋夷人有術如此。又兩家交訟，曲直難辯，則國宮之對有小石塔十二座，令二人各坐一塔中，塔外則兩家親屬自相提防，或坐一二日，或三四日，無理者必得瘡疥咳嗽發熱之證，有理者略無纖事，謂之天獄。蓋土神之靈如此。觀此，則盜必少而無訟矣，又何必刑政以禁之哉。

二形人

傳奇雜記，每載人有具男女二形者，奸詐之徒，往往欺人致訟。予聞其事，未見其人，庠人友蘇民詞，取一妾，下半月女形，上半月則陰戶出陽勢矣，然後知果有也。昨讀《玉曆通志》載：心房二宿，具男女二形。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。

大書

正統間，有神童能書大字，起送至京，朝廷戲與丈餘紅羅，使直書一字，童凝思久之，鋪地以筆直豎如羅長，而後左側注以一點，遂成卜字，人皆駭焉，天下傳之。予嘗見《叢談》說宋仁宗時，契丹獻八尺字圖，舉朝莫能答，遂詔求善書大字者。有僧請以沙布地為國字，然後鉤臨在地，張圖於上，束氈為筆，蘸墨倚肩，循沙而行，成則脫袈裟漬墨為點。因賜紫衣。皆巧思也。

二王驗夢

正德癸酉，省試之年也。吾友王蔭伯一槐，元旦夜夢家僮攜三魚尾以進。明發，詢予解之。予以三魚乃鮮字，魚尾為丙也，必下科有鮮字者同第焉。王笑曰： 「義如是深哉？」後果丙子年中，而孰知巡按乃鮮文卿也。又王才伯良俊，初名良，未第五年前，同舍有張鸞者，夢一老以持試錄示之，見己名十二，王名八十一也，且王名下多增一字，不知何意。後二年，王因名有相同之嫌，如一俊字，第時果與張同榜，而名次則相反也。二君與予至厚，事皆親知。蔭伯豈因予言而遂神其夢邪，才伯豈因以夢而特易以雙名耶？事皆前定，莫能逃耳。若觀高季迪《誌夢》一篇，則終身與謝玄懿之曆官，全出一定，人可以外慕耶？

鄭老遇仙

城南鄭老者，家貧，為人鼓吹給喪事。一日，以事禱於城隍廟，因假寐廂下。恍惚中，見執旗者入報曰：「呂洞賓來望也。」乃驚寤，拭目待之。頃間，見一黃冠豐體長髯者，飄飄然至神前而揖，徘徊乃去。鄭曳其裾，懇以求度。黃冠曰：「貧道無能，偶遇仙祠，特入瞻仰，何以度汝？」鄭曰：「先生非呂洞賓乎？」 黃冠笑而頷之，同行里許，袖中出二果使食之，鄭留其一，復強食之，乃前去。鄭尋路而行，覺非平日所遊者，問於人，

則紹興矣。於是大驚喜，渡江而回，家人已尋三日矣，後八十餘歲而沒。

前輩之生

徐延之將誕，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來訪，既覺而生誕之。後學問文章，幾於宗吉，而不得其精。戴文進之父能五墨，而沈明遠善繪神像，絕藝也，父亦夢其入門，是夕文進生而戴氏之畫遂擅天下。張天錫亦以禱於夫子廟而生，後為一時才人。此吾杭前輩之事也。

倭國物

古有戧金而無泥金，有貼金而無描金、灑金，有鐵銃而無木銃，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，有剔紅而無縹霞、彩漆，皆起自本朝。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。描金、灑金，浙之寧波多倭國通史，因與情熟言餂而得之，灑金尚不能如彼之圓，故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。泥金、彩漆、縹霞，宣德間遣人至彼，傳其法。軟屏，弘治間入貢來，使送浙鎮守，杭人遂能。鳥嘴木銃，嘉靖間日本犯浙，倭奴被擒，得其器，遂使傳造焉。

五色水

吾杭正統丙子秋，貓兒橋河水五色，旬日方解。不一月，其地陳綱中省元，始知秀氣因人而呈也。家有薄田，有於地名宦塘，正德戊寅，塘水亦有五色，其長數十丈，後竟無祥。予意水底必有寶耳。

不食四足物

吳文征明不食楊梅，士人誚之，自作詩以解嘲云：「天生我口慣食肉，清緣卻欠楊梅福。」予親戚家有仆自幼不食四足物者，惟雞魚之類不忌；苟不知而少食之，寒熱數日，遍身起紫斑，不能存坐。予未信，迫之令食，已而果然。此固非征明同也，必然是病耳。又予表嫂終身不吃飯，真為可笑也。

祭江

先君早年無子，著心為善，暑則施茶粥於途，寒則施棉衣於貧者，延醫舍藥三年，埋遺骼二次。一日，憫溺江人，如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，作祭江科儀，誦經三宿，用飯

米二十石，江燈數百，施食冥衣，遍薦九州亡魂。當夜江東之人，遙見燈影中若有人為移燈搬物之狀。明早，果西岸搠燈多移立於東岸沙地，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拔之鬼，遂作崇於江幹，或擲沙石，或附人體，或空中攝物，或夜半叫冤，居民不可安生矣。於是群至家中訴擾，復壇如前，始獲寧寂。無何，先君遂罹囹圄之咎，兩月方出。予嘗因此則知齋醮科儀，鬼神攝召，果有之也。而不誠不備，反受天譴，亦豈誣邪。

劉太師

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，有僧過其門，指視太師曰：「此兒七死不死，過了四十，官至一品，壽過一百。」後讀書古廟，一夕風雨敗壁壓體，明日方得出，一也；鄉貢入京，為盜縛於雪也，凍餓幾死，二也；會試場中失火，三也；飲酒友家，主人恐客散去，鎖閉大門，一時火起，客有死於火者，四也；傷寒死去三日，五也；過海封王而舟壞，六也；一日晝寢，有貓過身側，隨為霹靂震死，因而驚死逾時，七也。是皆四十以前事。後則日受封爵，孝宗朝以為首相，正德二年去位。累朝贈秩至太師，今尚在也，年已一百七歲矣。僧非其仙邪？

壁虱

山西按察司，去城不遠，城外有中官之莊。成化間，看莊者每黃昏昧爽時，見一物如小輪囷狀，暮飛入城司獄司中，晨則飛過莊山之後，不知所向。一日，特蹤跡其處，見山穴中壁虱盈穴，可三五石，意虱不能飛也。且殺之以試，遂以沸湯灌死，晚則輪囷之物無矣。始信其虱之飛入獄中以咀人，日則潛形山中也。予嘗以北京多虱，畏之者以床置中央，水舂戴其足，虱不能至矣，然猶群聚於梁以下之。觀此，則入獄之事有之矣，況物眾有神，是亦可以飛也。此予聞之本省鹽商史二者。

書冊

印板，《筆談》以為始於馮道奏鏤五經，柳牙《訓序》又云：嘗在蜀時書肆中，閱印板小學書。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，意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，宋則群集皆有也。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，但未免差訛，故宋時試策，以為井卦何以無祚，正為閩本落刻，傳為笑柄。我朝太平日久，舊書多出，此大幸也，亦惜為福建書坊所壞。蓋閩專以貨利為計，但遇各省所刻好書，聞價高即便翻刊，卷數目錄相同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，使人不知。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，人爭購之。近如徽州刻《山海經》，亦效閩之

書坊，隻為省工本耳，嗚呼！秦山燔而六經不全，勢也；今為利而使古書不全。為斯文者寧不奏立一職以主其事，如上古之有學官，或當道於閩者，深曉而懲之可也。

總管部使

正德間，杭人宋祥，醉飽乘馬，偶爾傾跌死。後或赴箕仙判事，或負人身自言云：在金總管部下，言人禍福時中也。予嘗笑其怪誕。昨觀陸黃門《私錄庚巳編》，有張文保壯年暴死，亦為總管部使，載靈異事甚悉。因憶宋亦暴沒，是蓋精氣未散，遊魂往來，偶值其總管而遂附焉。在今日必無矣，故無聞焉，

陳張飲食

永樂中，寧波祭酒陳公敬宗，極善飲酒，朝廷知之。一日召宴，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，雖指爪中皆空空虛者，如其飲注銅人中，內侍報曰：「銅人已滿。」 遂使歸。隨令內侍隨其後以視，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。此真可謂酒有別腸者也。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，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，竊公所食，如其物投中。至暮，酒漿物積漲溢滿桶，公尚未已也。予以食豈亦有別腸耶？此固富貴者必異於人，如此飲食，亦間世而一見者也。

金氏鸚

《邵氏聞見錄》載：宋有秦吉了，能人言，夷酋欲以錢十萬貨之。主人告吉了曰：「貧故貨汝。」吉了云：「我漢禽，不願人蠻夷。」因不食死。又有崖山宋亡時，有白鸕在籠，見帝入水，遂躑躅哀鳴，竟與籠同墜水中。予嘗疑此為誕。然吾姊夫畜鸚　　一枚，善曉人意，客至未嘗不報也。一日，有客欲以高價易之，主人將肯，鸚　　注目聽久，觸籠而死。據此，則前二事不誣，見物之有過人者歟。

桃生

雲、貴、廣西、有雲桃生者，妖術也。以魚肉請人，遂作術於中，人食之，則此物遂活於胸腹，害人至死而後已也。嘗見范石湖《桂海虞衡志》載：當時李壽翁為雷州推官，得一方甚妙：雲食在胸膈，則服升麻吐之，在腹則服鬱金下之。想即今之下蠱云耳。《虞衡志》頗無，而士宦常病之也，故揭出之。

箕詩

嚴州建德縣餘憲副夔，嘉靖戊子兵備四川。雲川之祚都間，有曹將軍家，久舍一仙，自稱宋狀元何魁，或懸筆空書，或箕頭染翰，談詩論文，評書作畫，往往有出入處，雖三司亦與之唱酬，如《和俞之不寐》詩云：「弛簾危俗慮，觸景動幽思；疏懶真如夢，繁華易過時。鶯隨喬木老，落挽燕花悲；惟有琴書趣，閑庭晝覺遲。」又如《和宿菹藁》詩云：「春逗疏簾醉午風，客懷吟思幾叢叢。化機自運無言外，生意都涵有象中。日月東西成磨蟻，人生南北任飄蓬。折衝樽俎男兒事，何愧青山飲碧筒。」皆有佳聯。有一僉憲，自幼無父，欲求其父像於仙。仙曰：「待予探去。」明日，畫一像送其衙，家人識者無不曰：儼然也。不同時浙省平湖縣鄉中，亦有一仙，禱事有驗，鄉人遂為立祠。亦能作詩寫字，欲求其作者，不拘多少，置卷於廟，過日則墨遍還之也。自稱為洞賓，號天民，人欲其顯聖，則空中鶴鳴音樂，自運而至。常見贈老年得子者詩云：「爭羨孤梅得遇春，暖風殘雪越精神。西湖昨夜多奇瑞，點破紅蕉露十分。」似亦可取。且二仙俱不道人禍福，是以能久而動人也。予意何者，烏有之意也，而魁實鬼之精也。其曰天民者，蓋亦妄誕自擬，無名公之意耳，其為靈鬼無疑，過一二十年，氣必散之。近又聞有北人符祝請神，至人家設素幔於中堂。神至，與人可以言答飲食如生人，眾皆見之，但不見其面耳，言語甚高，已往事無不知之，尤為可駭者。嗚呼！陽明旺盛之世，而有此等，亦不當也。

剛卯

漢有剛卯，正月作而佩之。按《說文》曰：「亥殳，改大剛卯以逐精鬼者。」據此，則如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。又按《野客叢書》曰：「剛者強也，卯者劉也。正月佩之，尊國姓也。」兼而論之，乃欲尊王而辟邪爾，故《王莽傳》曰：「正月剛卯，金刀之利，皆不得行。」據此，是欲滅漢之意。其制，服虔曰： 「剛卯以正月卯日作，長三寸，廣一寸四分，或用玉、用金，或用桃，著革帶佩之。今有玉在者，其一面曰正月剛卯。晉灼曰：「剛卯長一寸，廣五分，四方，當中央從穿作孔，以彩絲葺其底，如冠纓頭蕤，刻其四面，作兩行書，文曰：「正月剛卯既央，靈殳四方，赤青白黃，四色是當。帝令祝融，以教夔龍，庶役剛癘，莫我敢當。」其一銘曰：「疾日嚴卯，帝令夔化，順爾固仗，化茲靈殳。既正既直，既觚既方，庶役剛癘，莫我剛當。」余嘗得一玉嚴卯，然按大小及文，卻如晉說。但 「疾日」作「疫曰」，「夔化」作「夔龍」，「靈殳」作「靈昌」，而字文皆有古法，非今俗書也。意者，服乃漢人，而所說與物不類，何也？

思許叔重曰：大剛卯，則知有小者也。是服所言，特為大者，乃前漢之物，其文之異，或當時有省文者爾。不然，何後漢《輿服志》所說，卻與予所得者相吻合邪？是音之所注，乃後漢之物；予之所有小者也，嚴非亦剛之意耶？嗚呼！一物之微，在漢已有不同注者，故各有異。後人不見其物，不會諸說，安知義耶？